

我哥刁北年表

刁斗

著

我哥刁北年表

作家出版社

卷一

我哥刁北年表



刁斗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哥刁北年表 / 刁斗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063-8648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6635 号

我哥刁北年表

作 者: 刁 斗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刘十佳

封面题字: 韦散木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89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48-7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853

2003



刁斗

一九六〇年出生，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，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，现专事写作，居住沈阳。已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：诗集《爱情纪事》，随笔集《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》，长篇小说《私人档案》《证词》《回家》《游戏法》《欲罢》《代号 SBS》《我哥刁北年表》《亲合》，小说集《骰子一掷》《独自上升》《痛哭一晚》《为之颤抖》《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》《重现的镜子》《实际上是呼救》《情书考》《出处》，另有被译为法语和英语的六本小说集在海外出版。

我爸死前，严重脱相，除了脸肿肚子大，其他地方皮包骨头，体重一百斤。他的身高一米七八。那些日子，他腹水的肚子鼓突出来，乌亮乌亮，像半只气球。有时他疼，会发出呻吟，类似枭鸣，我们就轻揉那半只气球，仿佛怕伤及里面的胎儿，这样他能好受一些。他好受时面部松弛。到后来，有时不疼他也呻吟，呢呢喃喃，如同他本人就是婴儿。都十天了，他下不了地，不和我们说话也不看我们，连眼皮都很少翻动。他的肝癌，是两个多月前查出来的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，我们请教了几个专家，个个都是老刽子手，判他死刑眼都不眨，只是一个月还是五个月的缓刑期有长短的不同。被判刑前，我爸挺健康，有点轻度的小脑萎缩，没什么症状。可随着医生帮他发掘出晚期肝癌，他倾诉的欲望突然强烈，絮絮叨叨，还疯疯癫癫，一个能把深沉玩得炉火纯青的中等级别的官场中人，竟一下子变成了职业醉汉。他酒量不大，很少喝酒，一般喝了也不会多，偶尔多了也不要酒疯。肝癌刺激人的语言中枢吗？没这说法。我们只知道，大量喝酒易导致肝癌，而小脑萎缩，倒擅长为语言设置障碍。我爸的状况，全拧巴着，让人怀疑他这两项毛病都系误诊。没误诊。经验总有不完备处。我爸是疯癫一个月后，忽然沉默的。他刚疯癫时，对那些来探视的外人，我们总是这样解释：他糊涂了。一个人活到七十八岁，糊涂容易

得到理解，即使伟人，七十八岁也该糊涂了。我用“疯癫”描述我爸，不是仅仅指他话多，而是说，他胡言乱语的内容，愈益离谱且愈益荒唐。他思维乱了。晚期肝癌查出来后，他的身体迅速衰竭。我们没告诉他得的啥病，这说明，不是过大的精神压力击垮他的。他已基本不认识人，一个长点的句子，他也很难一气说完，但他宣泄的欲望无以阻遏，只要面前有人，他就拼命说，没人知道他是否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说话时，他常张冠李戴，把希特勒说成克林顿，将巴以冲突和抗日战争混为一谈，见到我妈，他喊郭兰英或才旦卓玛，握着我手，他要么说政委来啦，要么叫老张或小王——不知他指的是哪个政委与哪个老张及其小王。他话题博杂，涉猎广泛，从一只不时偷袭他的苍蝇，能说到中国该如何建立空中霸权，又能把悬在医院对面一座破败小楼上的横幅标语，与张铁生黄帅连在一起——那标语是：“认清形势，享受政策，抓住机遇，按期搬迁”；而张铁生黄帅，都是“文化革命”时的“反潮流英雄”，前者是靠交白卷上大学的还乡知青，后者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小学生。依惯例，他说得最多的，还是以前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，由党内历次路线斗争，引发出对未来的判断思考。按中央以前的说法，党内的重大路线斗争只有十次，后来连这十次也不提了，在十次之外，就更没有了；可我爸坚持认为，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十四次之多，在林彪之后又加了四次。他悄悄对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说：斯诺先生，你是中共的老朋友了，我可以把我们党内这十四次路线斗争的内幕都告诉你，为你《西行漫记》的续篇提供素材……他对这十四拨人的名字如数家珍，对他们犯错误的顺序和所犯错误的内容也表述准确。如果你乍一听他娓娓道来，会以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党国元老，在谈笑他令“胡虏灰飞烟灭”的往昔壮举。只有多听一会，被他夸张的、扭曲的、神秘化的表情和用词牵拉着走下去，你才会发现，这原来是个停留在旧时代里不肯前行的谵妄者、躁狂人。但有趣的是，陈述旧事时，他又能熟练使用时尚新词：“华山论剑”、“独孤求败”、“联手”、“比拼”、“作秀”、“力挺”，这使他的连篇呓语别有妙处。在有些人听来，比如我儿子刁阿斗或我妹刁星

的女儿李小璐，这十四次路线斗争中的二十来个头目，活脱脱是些江湖杀手武林刺客：陈独秀、瞿秋白、李立三、罗章隆、张国焘、王明、高岗、饶漱石、彭德怀、刘少奇、林彪……提到他们，我爸总把声音放低，好像担心隔墙有耳。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，在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缝隙间忽隐忽现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；过七八年再来一次……通过反复引用伟人语录，他把一层层保护釉彩涂抹到身上。直到十天以前，他去厕所，忽然感到路途迢迢，无力举步，主动向别人伸出了乞求之手，这才住嘴，戛然告别了他关注的任何事情。厕所就在病房里，距床只有五六步远。我爸是凌晨死的。有些人死前有回光返照，他就有。那天轮到我妹刁星的丈夫李宇在医院值班守他过夜。子时左右，李宇坐在硬板凳上，双臂和头搭着床沿，打起了瞌睡。忽然，他听到我爸大声说话。他被惊醒了。他看到，我爸挺着乌亮的肚子，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，那双嵌在肿胀大脸上的小眼睛，精光四射地扫视左右。这是夏季里一个无风无雨的闷热夜晚，令人窒息，在一片昏黑的特护病房里，我爸缄口数日后忽然出声，还艰难地挺着肚子坐了起来，并眼放精光，这把李宇吓了一跳。他本能地想退后几步。他没退。“老刁家人呢？”他听清了我爸在说什么。“老刁家人，都往前坐……”我爸的声音威风凛凛，有些喑哑，但很清晰，语调不躁狂，用词不谵妄，好像出自被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之前的我爸之口。李宇木呆呆地有点发蒙，既对我爸的清醒感到惊讶，更为不知在我爸看来他算不算老刁家人感到困惑。他不姓刁，姓李。他伸手摸索我爸肚子，说：爸，爸，我是李宇，你疼吗？喝水不？饿不？有尿没……我爸不看他，把他手从自己肚子上使劲推开，说：老严呀，咱们居然跨进这二十一世纪了，不易呀……又说：你们俩都挺有出息的，在新世纪里……显然，我爸的“老刁家人”里没包括李宇，他的话，是说给“老严”和“你们俩”的。“老刁家人”肯定包括我和我妹刁星这个“你们俩”，这没说的，“老严”虽然和李宇一样，不姓刁，但她是我妈，是我爸的妻子，是创造“你们俩”这“老刁家人”的另一半功臣，也可以归属在“老刁家人”里。

李宇脑子稍一转弯，就把这关系理顺溜了，他立刻给我妹刁星打电话，我妹刁星又与我电话合计，我们一致认为，我爸这是回光返照。我们把电话打给我妈，接上她，去医院。这时的我爸，不显糊涂，见了我们三个“老刁家人”，有种孩子似的亲近与兴奋，他呼呼哧哧地给“老严”和“你们俩”做报告，“新世纪”是报告主题：“这样的观点嘛，我同意，新世纪就是……中国的世纪……”我低声对我妈和我妹刁星说，看样他不行了，叫我哥吧。我妹刁星也说，叫大哥吧。我妈最后说，叫刁北吧。我就出屋到走廊上，给我哥刁北打电话。这时是凌晨，东边天际正微微泛青。我哥刁北往医院赶时，我妈和我妹刁星一边一个地抱我爸拍我爸哄我爸，揉抚他肚子，不论我爸说什么，只要插得上话，她俩就一替一句当然也是轻描淡写地往我哥刁北身上扯：老刁你别光“你们俩”“你们俩”的，他们是三个，还有刁北嘛，应该“你们仨”才对——哦，也不对，还得包括晚晴和李宇呀，还有阿斗和小璐……爸呀，你看你精神头多足，这说明你身体好了，叫大哥来吧，大哥一来，“老刁家人”就齐了，等天亮了，咱一块回家……她们说话时，大家都紧张，包括站在门口的我，也包括站在床脚、毫无意义地摆弄我爸被子的李宇和我妻子晚晴。我们都担心我爸发火。多少年了，我爸不能听人提我哥刁北，别人提他他就发火，他常说，老刁家人里没这个畜生。但那时他更受理性主宰，发火的方式主要是不屑，只偶尔开骂。后来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了他，我们说什么，他都一阵明白一阵糊涂，唯有涉及我哥刁北，他光明白不糊涂，开骂已经不知道节制。有一天，我哥刁北过来看他，他非说我哥刁北是赫鲁晓夫派来的苏修特务，是使用了易容术的克格勃，害完斯大林又害毛主席来了，他要把我哥刁北驱逐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……可这回，我妈和我妹刁星的火力侦察没遇到还击，在“刁北”和“大哥”这两个词反复灌入他耳朵时，他的演说渐渐停止了，好像在听两个女人的劝说，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眼睛越睁越大，但很空洞，似乎黑眼仁一下涨满了眼眶。“来，刁北，离我近点，”忽然，我爸把头向我转来，是向门口转来，冲着我——冲

着门口伸出了双手，“我看不清你……”我急忙上前，把我爸的双手握在手里：“爸——”“新世纪了，你也该，振作了……”我爸的精神头似乎又一下没了，说出的话有气无力。我连连点头，声声答应，替我哥刁北点头答应。“我知道，你说过，人和屁，一个样……哈，爸这辈子，就是个，是个屁。可你不是，你天赋好，又赶上，新世纪了，你不是屁，不是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爸就死了，死去的瞬间，他盯住我，挺羞怯地笑了一下。他这是向我哥刁北发出的笑。敌对多年的一对父子，终于握手言和了，这让他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时候，我哥刁北正走下出租车，正冲进医院大门，正跑步上楼，正融入“老刁家人”都在的特护病房。他把我爸抱进怀里。我爸已经不是活人，但肌肤柔软，余温尚在，虽然眼睛闭上了，可活着时发出的羞怯的笑，还留在他肿胀的脸上。我哥刁北哭了。没有声息，珠玉成串。他泪水落在我爸的笑上。

二〇〇一年元旦过后，五号早上，我哥刁北回到沈阳。他坐的是北京始发的五十三次直达特快。这是一种新型客车，车厢整洁，卧铺舒服，很适宜睡眠。可我哥刁北睡得不好，整整一夜怪梦连连。他梦到个女孩，在空中飘飞，不断膨胀，像欲爆的气球。她想落地，却越飞越远，就又哭又喊，求他救她。我哥刁北救不了她，只能醒来。下了火车，走出站台，我哥刁北愣了一下，他发现，站前广场鬼影幢幢，满目都是骷髅与干尸，要么青面獠牙，要么骨架嶙峋。他怀疑他还在梦里。他摘下眼镜，揉揉眼睛。站前广场宽阔杂乱，乍望过去还对不准焦距，但移动其间的是些什么，不揉眼睛也看得清楚，看不清楚也猜得出来：没有鬼影，都是人影。只不过，欲雪的早晨浊气笼罩，乍亮的天光阴晦幽暗，人在咫尺，看上去也五官模糊，也衣饰朦胧。有时候，某人与某人凑得很近，已分得清彼此眼睛的大小与鼻梁的高低，也辨得出对方羽绒服的颜色与皮大衣的长短，但寒冷的早上，人们出现在站前广场，不是无事可干来闲逛的，不是来欣赏别人或被人欣赏的。某人与某人，即便恰好撞到一起，也都情急切切，脚

步匆匆，会迅即分开各奔东西，道句对不起或骂声眼瞎啦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们视网膜上，假设曾留下过别人清晰的五官与确切的衣饰，也很快会再度模糊，重新朦胧，使每个人在每个人眼里，都如同鬼影。

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，是我哥刁北心思诡异。

我哥刁北汇入翩翩鬼影，踌躇片刻，走向广场西南角的公共汽车始发站，登上由站前广场开往天堂墓园的九路汽车。他没什么行李。他由沈阳去北京或由北京回沈阳，就像由东单去西单或由省图书馆回北陵小区一样，轻装简从。

破旧的公交车走走停停，蜗足龟爪。我哥刁北不以为忤，缩在车厢后边的硬塑椅上，比其他乘客显得安详，或者叫麻木。他腿上架着牛仔包，手上托本不厚的书。他上车早，有条件选择靠前的座位。他去了后边。在后边读书不惹人注意。书是屏障，我哥刁北一读上书，车内的人，车外的景，就全被他隔离开了，留在隔离带里侧的，只有他和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。维特根斯坦是瑞士人，哲学家，成年后，物质生活一直简朴，甚至寒酸；但他并非天生的穷人，没优裕生活可过。他爸是欧洲工业巨头，死后留有大笔遗产。可维特根斯坦像处理几双多余的袜子那样，把巨额遗产送了别人。这不足怪，富人向外撒金散银，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善举。维特根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，他的钱没送给穷人，没送给社会慈善组织，没送给某一研究机构或某一研究项目；除了个别穷朋友，比如诗人里尔克，他的钱，都给了比他更富有的哥哥姐姐。读到这里，我哥刁北沉思起来，眼睛里边没有了文字，但阅读的姿势一如此前。紧接着，在心里，他偷偷笑了，是会心之笑。他是穷人，却会心于一个富人。他读的书，是《维特根斯坦传》。他双脚冻成了两块冰坨。

维特根斯坦一生低调，六十二岁时死于癌症，死前曾受多种疾病纠缠折磨，特别是间歇性的精神危机，经常让他感到绝望。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临终遗言费人猜想，因为那更像罗素或萨特那种哲学家发的感慨：“告诉他们，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！”

车厢内的跺脚声杂沓零乱，伴随着它们，我哥刁北度过了五十分

钟的精彩阅读：九路终点到了。我哥刁北下车，快速步行五分钟后，钻进设在天堂墓园门口的保安室。保安之一认识我哥刁北，招呼我哥刁北取暖喝水时特别热情，但却腼腆。他总为称呼我哥刁北大哥还是叔叔感到为难。这个唇上尚未长出绒毛的孩子，考上过大学，因家里太穷没去报到。他和我哥刁北讨论过三本不同人写的《苏东坡传》。我哥刁北没落座的意思，捧着热乎乎的纸杯说明了来意。小保安松弛下来，在墓园示意图上略一搜索，麻利地指出我哥刁北要去的位置。“喏，这呢，遇毓的墓。”我哥刁北也看到了，示意图上，一个红数码边上标俩黑字：遇毓。我哥刁北颇感意外。他没想到，两个叠音字的前一个居然是“遇”。几年前，这名字在他耳边最初出现时，他脑子里没有“遇”的概念，他还以为，那“YuYu”爸妈和墓园有关人员所称呼的，是死者乳名：“玉玉”或“郁郁”或“昱昱”或“豫豫”。她居然姓遇。这个姓，比刁还少见。我哥刁北应了一句：“唔，是遇毓。”

天堂墓园在棋盘山南麓，地势甚高，这时已先于市内飘起雪花。零星细雪中，胳膊粗的松树和青灰色的石碑横平竖直，规规矩矩，像识趣的死者家属列队等候领导接见。那些墓碑上，按统一格式，正面镶有死者照片并镌着死者的名字及生卒日期，背面则刻有字数不等的临终遗言。正面的东西货真价实，没人在亲人墓碑上为别人广告；但背面文字，就多有折扣了，它们很少是死者真正的遗言，大部分创意属于我哥刁北。比如，一个打架被人捅死的小痞子，临终遗言是“给我报仇！”但按死者家属意思，我哥刁北得把小痞子的境界拔高一截，让原本站在市内柏油路面上横行霸道的他，一跃成为矗立于郊外棋盘山顶的宽厚圣人：“原谅一切！”那小痞子，挨着遇毓。我哥刁北大步越过一盍盍墓穴，没东瞧西瞅。对他的杰作或不杰之作，他都没兴趣把玩。他径直来到遇毓碑前，止步细看：“嘘——睡眠真好，它让我安静！”我哥刁北端详着它，无法安静。他呼呼直喘。山上风大，他想闭严嘴巴少吃点风，却做不到。他看她照片。就像头一次知道她姓遇一样，他也头一次见到她长啥样。她是一块美人坯子。他半蹲下身

子，以便看得更清楚些。可往下一蹲，肚子一受挤压，一路上吸进肠胃里的空气活跃起来：噗！一个响屁溜出他肛门。

“遇毓，我能帮你写条更精彩的临终遗言，”他贴近遇毓，一脸神秘，仿佛和她说悄悄话，“‘告诉他们，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！’”

“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，我哥刁北在生命后期，常把这话挂在嘴边。

这不难理解。好多年里，我哥刁北为死神服务，有充裕的时间琢磨生死。触景难免生情，有感自然要发，用句自以为精当的妙语表情达意，也不算拿起鸡毛就当令箭。不能说我哥刁北是肤浅之人，但他的爱好，的确稍微小儿科些。他这一生，始终喜欢格言警句，多半还都歧义丛生——前期的偏于花哨，后来的趋于质朴。至于这句话，“告诉他们，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，如同他掌握的其他格言警句一样，属于他的发明原创呢，还是引自别人的奥论玄学，我不得而知。它的前半截“告诉他们”，显然来自于维特根斯坦，但这半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作为“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的引导句，包括作为“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”的引导句，“告诉他们”可有可无，没特殊意义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且，我哥刁北也知道，“告诉他们”这种语气，源头也不是维特根斯坦，它来自《圣经》，来自上帝。

与多数人一样，我哥刁北经常放屁。他喜欢吃炒黄豆、红烧肉、大蒜、萝卜蘸酱。但对屁，像对人体固有的其他生理现象一样，诸如咳嗽、打嗝、打哈欠、阴茎勃起、月经来潮、笑时眯眼睛哭时淌眼泪，等等，他都既不欣赏也不歧视。这表明，他的“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是中性判断，并无贬义。至于有人认为他的譬喻不雅不敬，不恭不恕，那是“有人”自己的毛病：瞧不起屁。

同样，我哥刁北也很清楚，任何譬喻都是蹩脚的。

有一天，面对我和我妹刁星，我哥刁北突然推翻前言，郑重宣布，他要否定“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这一说法。那天是在他家，他

羞答答地过五十岁生日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我和我妹刁星齐齐发问。这两年多里，“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”这一论断，已成为我俩在生活中应对某些问题的坚固盾牌。我们喜欢它的讥诮与洒脱。我哥刁北的思想、观点、说法，绝大部分，肯定超过五分之四，我和我妹刁星都奉为圭臬，全盘吸收并广为传播。

“这句话，不太对，不太好，我收回，我再不会这么说了。它吧——倒也不光是矫情蹩脚，似是而非，怎么说呢？它，太草率了，太轻浮了。爱默生说，人是丧失地位的神；叔本华说，人是地球上的魔鬼；尼采说，人是动物与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；帕斯卡尔说，人是会思想的苇草……这些，都很经典，可我觉得，好像也都失之草率轻浮。人嘛，就是人，人太变化多端五花八门了，不可形容，没法譬喻，拿什么打比方都是盲人摸象……”

我哥刁北打着手势，想尽量把他关于人的结论说清楚些，说准确些。我和我妹刁星听得云里雾里，觉得他的解释言不及义。我们没再往下追问。我们怎能追问我哥刁北呢？追问就是怀疑，就是不信任。至少表面上，我们习惯于对他迷信。

在我眼里，尤其我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岁时，我是孩子或年轻人，我哥刁北则始终是大人，是与众不同的大人，和爸妈那种大人判若云泥。他的一切言行，都强烈地吸引着我。早年的他，曾两度被政府视为敌人，劳教一次坐监一次，却不是因为杀人放火强抢强奸，而因为政治。在中国，政治向来神乎其神，高不可攀，它的蛊惑性大于一切，大于恐龙再生和外星人造访，在我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岁的意识里，政治与信仰、理想、叛逆、斗争、良知、公正、道义、革命、解放、大同……这样一些庄严的字眼息息相通；认识到它只是利益的奴婢，是后来的事。在我往昔的想象之中，我哥刁北是失败的英雄，舞动着一柄以卵击石的反抗的长矛，豪气凛然，义无反顾，将一股异端的力量传递给我。异端的力量强大诡谲，是我思想的养分精神的支柱。那些年，我哥刁北是我心中的圣人，我对他充

满崇拜景仰。我估计，我妹刁星也是如此。

圣人有资格翻云覆雨。我哥刁北和我妹刁星说起了别的。“新，就是将陈腐庸俗的东西做新鲜化处理，闻，就是让瞒骗视听的谎言风闻于公众。”我哥刁北给我妹刁星当新闻专业老师。我妹刁星这个昔日的新闻本科生，现在是《北方都市报》新闻部总监。我思维没被他们牵走，低头想我的。我哥刁北眼观六路，与我妹刁星说话间隙，也能看透我想什么。“别乱想了刁斗，”他转头关照我，“变异并不都有显在理由，理由也不一定都具备可阐释性，真正的逻辑是地下的潜流，起主导作用的规律，总在事物内部……”

“哈，啊？明白明白……”

我不明白，我哥刁北没说服我。但也只能如此。我努力把我认为有价值的背景酵母，揉进联想这团面里，以蒸出我哥刁北的心理动因这锅馒头。

二〇〇三年的我哥刁北，经历了生命中的几件大事，至少我这么认为。我很想效仿我妹刁星那个行当里的人惯常的做法，替他归纳个什么“十大”，强制清理记忆的门户：十大国际热点问题；十大腐败案；十大乌龙球；十大明星绯闻；十大感动中国的普通百姓……可惜我使出吃奶的劲，也凑不齐“十大”，我只能替我哥刁北罗列出“六大”：

一，冬天，他见到了由日本回国探亲的女儿刁婵，他们阔别十六年了；

二，春天，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任恋人纪学青——三十年过去了，这时她叫纪安妮；

三，还是春天，作为SARS疑似病人，他在北京火车头医院留院观察二十一天；

四，夏天，我爸死了；

五，还是夏天，他的第四任恋人周铁燕因丈夫被“双规”患失忆症，不认识他了；

六，秋天，即此时此刻，他过起了生日，五十岁生日。

对最后这点，我得多说几句。过生日其实算不上大事，不光对我哥刁北，对任何人，对那些讲究过生日的人来说，比如刁阿斗或李小璐，也不算大事，时间那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更迭，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人活着？可你掐这人一下这人喊疼，也能说明这人没死。活着算好事不算大事，算的话，也不必非通过过生日的形式加以证明。我哥刁北就是这样的想法，从他记事至四十九岁，没过过生日，别人给他过他也拒绝。可这回，五十岁，他破天荒地找来我和我妹刁星，像模像样地宣布了他的年龄，显然，第五十次翻动生命记分牌这码事，被他当大事了。不知他赋予了它怎样的意义。既然他认为它非比寻常，我这当弟弟的冲他挥解剖刀时，也看重一回他的五十岁就不算毛病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他赋予他五十寿诞的意义是死亡：他过生日，为交代后事。

“五十岁了，可以死了，也应该死了。”我哥刁北严肃地说。

“那——大哥呀，你死时，碑上打算写点啥呀？”我妹刁星想解构他的严肃。

我哥刁北也媚生日之俗，这让我们和我妹刁星没心理准备。可我们又知道，他一提生日，我们就来句“祝你生日快乐”，也不会是他的本意。我们有点为难。好在他没让我们为难太久，紧接着，他就把死亡并置在了生日旁边。他的俗，媚出了点不俗的味道。我和我妹刁星都好办了。一般来讲，我俩不主动与我哥刁北乱开玩笑。除非他先开了，我们跟上。在这点上我俩被动。这回我妹刁星主动了一回，我便随我妹刁星当了把主动的B角。

“嗨，这几年哥的经典语录是啥？‘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’嘛！他要死了，咱就给他写上这个。”

“不不，不，”我哥刁北没以玩笑应对我和我妹刁星的玩笑，继续一本正经，“我宣布收回这个说法，收回。‘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’，不能成立。”他表情尴尬，但态度认真，好像他墓碑上，马上要被我